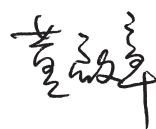


「異托邦」再考證

——從 topos tes anomoiotetos 到 regio dissimilitudinis



按：我在1997年出版的《地圖集》中，虛構了一系列地理學和地圖學概念，包括對應地 (counterplace)、共同地 (commonplace)、錯置地 (misplace)、取替地 (displace)、對反地 (antiplace)、非地方 (nonplace)、外領屬性 (extraterritoriality)、界限 (boundary)、無何有之地 (utopia)、地上地 (supertopia)、地下地 (subtopia)、轉易地 (transtopia)、多元地/複地 (multitopia)、獨立地/統一地 (unitopia)、完全地 (omnitopia) 等。我據之寫成十五篇仿學術文章，置於「理論篇」的卷目之下。很明顯這些自創詞彙是先有英文，然後才譯成中文的，當中有接近一半用了字尾“topia”來組成。歷來“topia”這個詞都會譯作「托邦」，暗指「假托之邦」，實屬神來之筆。除了早已慣用的「烏托邦」(utopia)，後來又有「異托邦」(heterotopia) 和「惡托邦」(dystopia，又譯「敗托邦」或「敵托邦」)。我編造的部分名詞配「托邦」好像不太順口，為了統一效果，便一律用了「地」字。在二十五年後的今天，如果要再為《地圖集》補寫一篇，題目要配「托邦」二字，我會建構一個怎樣的“topia”？在我心中浮現的詞語，字面上跟「異托邦」近似，但深層聯想又不盡相同。它既可作為「異托邦」的延伸或新解，又可作為一獨立的新概念。以下是我延續《地圖集》的敘述設定，假想某些學者從不知多遠的未來，通過殘缺不全的歷史文獻，考證曾經用於這個早已消失的城市的理論詞彙——不似托邦 (anomotopia)。

不似托邦 (anomotopia)

據資料顯示，一本名為《二十一世紀》的期刊2022年12月號的目錄上，有一篇題為〈「異托邦」再考證——從 topos tes anomoiotetos 到 regio dissimilitudinis〉

的文章。作者在文首按語中表示，將從新的理論角度詮釋「異托邦」這個概念的應用。可惜的是，經過上世紀的多次網絡大整頓，文章正文已經從資源庫中刪除，而實體雜誌亦早已佚失。我們唯有從題目中引用的希臘文和拉丁文詞語的出處，嘗試追溯和推測作者的原意。

查考“*topos tes anomoiotetos*”一語，出自柏拉圖(Plato)的晚期作品《政治家篇》(*Politikos/Statesman*)。當中伊利亞學派的異鄉人(the Eleatic Stranger)，向年輕蘇格拉底(Socrates)講述了一個神話。據說世界歷史由兩個反覆的周期組成。在當下的周期中，神像一個舵手般控制着事物的進程，確保一切有條不紊地運作。但是，漫長的工作令神感到疲倦和無聊，因而忍不住開了個小差，離開崗位躲起來休息。這時候世界失去了領航人，動向便出現反彈，所有東西都倒過來運行。太陽由西方升起，在東方落下。人類從土地裏出生，由白髮變黑髮，由衰老變年幼，然後消失。這就是另一個周期的開始。在周期之間的交接點，一切會靜止和停頓，然後便出現逆行。各種生物因為一時間未能適應變化而大量死去，世界變得動盪不安。這個逆行的周期，屬於神話中柯羅諾斯(Chronos)的時代。直至周期走到盡頭，神才終於醒來，發現必須回去掌舵，讓世界重回正軌。後者便是宙斯(Zeus)的時代。

在逆行的紛亂中，世界猶如驚濤駭浪裏的小船，隨時葬身於大海的無底深淵。柏拉圖在這裏的用語是“*anomoiotetos apeiron onta topon*”。“Apeiron”是「沒有邊界」(boundless)，“*anomoiotetos*”是「不相似」(unlikeness)，而“*topon*”就是「地域」(land)。這個狀態可以籠統地譯作「混亂」(chaotic)，但很明顯「不相似」有更深層的意思。“*Anomoios*”(dissimilar/unlike)一詞由“*omoios*”(similar/like)和否定式字首“a-”所組成，而“*omoios*”即“*homos*”，亦指「相同」(same)，如“*homogeneous*”，後來也用以指「人類」(*Homo sapiens*)。這個「不似」除了是「不似人間」，也是「不似由神掌管的世界」。在無神(被神所疏忽或擱置)的周期中，世界倒行逆施，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人類如墮水深火熱之中。我們可以把這狀態稱為“*topos anomoios*”，並現代化為“*anomotopia*”，中譯「不似托邦」。

然而，此「不似托邦」與「異托邦」有何分別？「異」不就是「不似」的意思嗎？我們認為，兩者屬兩組不同的觀念。與解作「異」(different)的“*hetero*”相對的，是解作「同」(same)的“*homo*”。這是一個類別的概念。而與解作「似」(similar)的“*homo*”相對的，卻是解作「不似」(dissimilar)的“*anomo*”。這不是類的分別，而是狀態上的相反。「異」同時有「不同」和「雜多」的意思，所以“*hetero*”所指的可以不止於二，而是多。相反，“*anomo*”所指的狀況只有一個，即“*homo*”的否定，兩者構成正與反、順與逆的對照和排斥關係。因此，“*anomotopia*”不是類之不同的「異托邦」，而是看似同類而實則扭曲的「不似托邦」。而此「不似」不是完全相異，而是似中不似，不似中似，似而顛倒，進而以不似為似。

柏拉圖這個令人意亂神離的異境意象，後來被早期基督教神長借用，並不是偶然的事情。希臘文“*topos tes anomoiotetos*”的拉丁文翻譯是“*regio dissimilitudinis*”。在《懺悔錄》(*Confessiones/Confessions*)第七章，聖奧古斯丁(Saint Augustine)講述自己悔改信主之前一度陷入精神崩潰，並以“*regio dissimilitudinis*”來形容遠離神的世界的可怕景象。當中“*regio*”指「地方」或「境地」(region)，而“*dissimilitudinis*”指「不相似性」(dissimilarity)。在這個「不相似之境」，世界分崩離析，萬物殊散不一，見光如見影，見人如見鬼，所有東西明明很真實，卻統統都好像是虛假的。後世英語中的“*dissimulate*”和“*dissemble*”便是由此義而來，意指「隱藏」、「假裝」、「偽作」、「欺騙」、「掩飾真相」等。

我們很好奇古人為甚麼要特定地以「相似」的否定語，來表達迷失和混亂的感覺。當中很可能包含「熟悉」的喪失，以及隨之而來的不安和恐懼。但這個令人安然和信靠的「熟悉」是對甚麼的「熟悉」？這個「相似」是對甚麼的「相似」？我們猜想，所似者，應該是指代表正道的神聖存在。在《政治家篇》的語境中，是「有神治理的井井有條的世界」，而在《懺悔錄》的語境中，則是「沐浴在神的光照和慈愛中的世界」。而這美好世界的否定，便是“*anomoios*”或者“*dissimilitudinis*”的世界了。換言之，就是無神之境。

在這個意義下，把“*anomotopia*”譯成「異托邦」也不是完全不相應的，只要我們取其「異化」(*alienate*)而不是「異類」(*hetero*)的意思。所謂的「異化」，在英文中除了以“*alienation*”表達，也可以說“*defamiliarization*”。後者有時譯為「陌生化」，指稱保持清醒、諷刺和批判的距離的藝術手段。不過，更嚴格地說，應該直譯為「非熟悉化」或「去熟悉化」。這就是柏拉圖和聖奧古斯丁所共同厭惡和恐懼的失神狀態。反過來說，至為「熟悉」(*familiar*)的共同歸宿(*family*)，對柏拉圖而言是形而上的「理型世界」(*the world of Forms or Ideas/eidos*)和形而下的雅典城邦(*polis/pólis*)，而對聖奧古斯丁而言，則是神的國度，也即是「上帝之城」(*the city of God/de civitate Dei*)。

在二十一世紀的語境中，我們認為人們在欲望中「所似」或「所歸宿」的，已不再是神或形而上的理念，也不是政治家的領導或者天父的恩典。但在“*anomotopia*”的概念中，“*omoios*”當指歸何物或何處，已經無從稽考。穿越時空殘留下來的，只有一個否定式詞語，猶如一篇沒有內容的文章，或者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。我們唯有通過柏拉圖和聖奧古斯丁的語句，藉着陌生的古老字詞，嘗試去靠近某種已經消逝的心境，想像“*anomotopia*”所曾經承載的「不似」的體驗。歷史被多重抹除和掩飾，最後剩下一個孤詞，僅僅足夠作為「異托邦」新解的考證。

董啟章 香港小說家，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，著有《安卓珍妮》、《地圖集》、《天工開物·栩栩如真》、《後人間喜劇》等。